

深刻传达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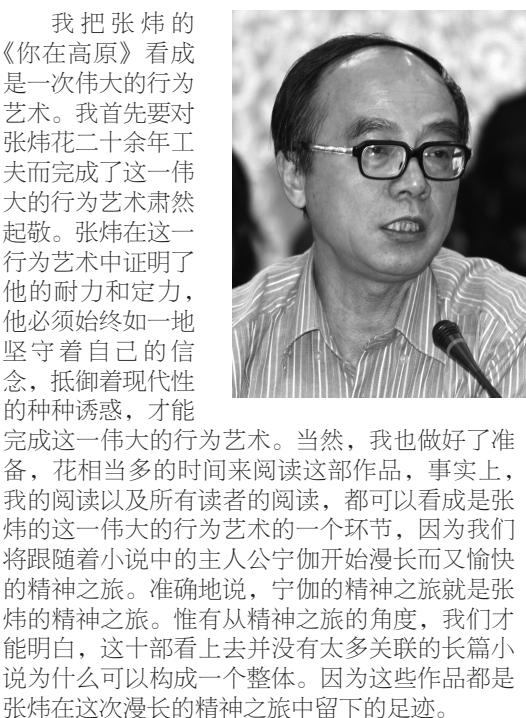
□吴秉杰



《你在高原》10卷本我看过了5本。我们开过许多作品的研讨会，但没有多少作品能称得上“研究”、“探讨”这四个字的，很多时候可说是一种宣传与肯定，它对于概括同类创作、推动和繁荣文学事业自然也有好处，但后者毕竟不同于前者。所以现在我想谈一下研讨《你在高原》的几点理由。

如果说张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家，那并不是为了恭维他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都高出一截，也不是仅仅要表达一种理想状态的文学常识；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是独特的。事实上是因为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差异性，和所有作家都不同。《你在高原》似诗，似散文，似长篇独白，但它又有丰富的故事元素和一种宏伟的叙事结构。它有鲜明的主观性，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他表达自己精神上飞跃的那篇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了这点，现在已把这种主观性译成了主体性；而张炜却又把笔触伸向了历史和现实、城市和乡村、山区和平原、矿山以及高档社区、各种新兴的社会阶层和人群之中，作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踏勘与查勘、记录和描写，同时又深刻地传达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作为一位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文学叙述者，他的作品具备了要求我们从它自身结构内部寻找动力的文学性。

《家族》从“我”（宁伽）的家族历史开始叙述。《橡树路》表达了“文革”后的一种精神的危机。《忆阿雅》继续探究历史发展背后的原因，它部分地也为一些当事人作了辩护，那不是个人的原因。《曙光与暮色》把这个历史阶段联系了起来。曲浣教授与他的爱人、学生的悲剧命运似曾相识，历史为什么重演，“你是曙光，我是暮色”。《荒原纪事》则直接地记录了一场尖锐的、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内容并不是可以按照“政治正确”的逻辑联结并给予简单解答的，它有一系列更复杂的形态。记得以前张炜的创作也常引起震动与争议，譬如历史观问题。



我把张炜的《你在高原》看成是一次伟大的行为艺术。我首先要对张炜花二十余年工夫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肃然起敬。张炜在这一行为艺术中证明了他的耐力和定力，他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抵御着现代性的种种诱惑，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也做好了准备，花相当多的时间来阅读这部作品，事实上，我的阅读以及所有读者的阅读，都可以看成是张炜的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将跟随着小说中的主人公宁伽开始漫长而又愉快的精神之旅。宁伽的精神之旅就是张炜的精神之旅。惟有从精神之旅的角度，我们才能明白，这十部看上去并没有太多关联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张炜在这次漫长的精神之旅中留下的足迹。

平原、高原、农场、葡萄园、美酒、地质工作者，这些都是张炜精神之旅沿途最重要的路标，这些路标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理想的家园。张炜将他对故乡的真挚感情和美好想象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上展开，在张炜的心目中，平原曾是人间天堂，但如今富庶的平原成为了荒原，由平原演变为荒原，这将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张炜并不是单纯为了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更重要的是，他力图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平原的现状，比如说他在那里种植起一个世界上最壮观的葡萄园。关于葡萄园的叙述主要体现在《我的田园》和《荒原纪事》这两部作品之中。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也有某种逻辑关联。《我的田园》是写主人公宁伽突然被葡萄的精灵缠住了，于是在东部平原上承包起一个葡萄园，将这个葡萄架都东倒西歪的葡萄园彻底变成了一个模样。《荒原纪事》则是说这样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却遭遇到了现代

三气合一的文学大作

□白烨



我觉得《你在高原》不仅是长度问题，它既幅很巨大，意义也很重大。

这部作品是三气合一，一个是底气，或者叫地气，第二叫元气，第三是正气。我觉得我们普通的长篇能达到一气就不易，能达到二气就是上乘之作，三气合一非常少见的，这一点都不夸张。

张炜是在职写作，我们往往忽略了她的协主席职位对他的影响，其实这个职位对一个作家也许不是好事，因为它无形中有很多影响，一个人有这个身份之后，你自己怎么看？你会怎么对自己写出来的作品？领导怎么看？那会儿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别人怎么看会影响你，你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放开，无所顾忌地写，我觉得很难。所以在职的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东西，我要增加一份敬意。

第八部《曙光和暮色》单拿出来放在当下看

也是一部有分量的力作。长篇小说的故事和意义在很多作家那儿都是达不到的，但是这两样我们可以从张炜那儿要，第一他会编故事，第二他的故事都有意义，这两方面都很好。

我觉得张炜是通过老去下海，然后没有什么结果，回来又到处求职，在这样很具有现实性的故事中，忽然加入了一段一个教授在干校、在农场的故事，这个故事占很大的分量。后来老去去找他的朋友，误入一个山洞的施工队，这构成了两个重要点，一个是“文革”期间，一个是“文革”后。我看到这两个时期写得惊心动魄，因为我们看干校是

与生命同长的精神追索之旅

□何向阳



直的人，作家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人成长的一切，他的毫无保留、绝不自私，他的愤怒，他的往事，他的今天，他的现实生存之境，更重要的是，他的在这一切之上仍然守住的那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尊严。正是因为宁伽的存在，这部书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史的意义才得以确立与展开。

张炜是兼具诗人与哲人气质的小说家，新时期以来，他自《古船》至《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刺猬歌》等长篇写作，直至这部《你在高原》，细读起来，会感到它们是一个作家对于20世纪到21世纪社会文化转型长时间思考的有机整体，这种精神式的写作，不仅构建了一个作家独特的艺术王国，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朽见证。同时，30年来，张炜的冥思与玄想并重、忧患与浪漫同行的写作，成就了他成为百科全书式作家的可能。

有人说，张炜是长于思想短于形象的作家，我倒不怎么认同。张炜的思想并不高蹈，它始终贴着大地内部跳跃的心脏，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自然的丰盛、传统的韧性、现实的疼痛、灵魂的赤诚，从中还可以读出雨果的人道、托尔斯泰的温情、里尔克的敏感、卡夫卡的惊悚，当然还有蒲松龄于平原枯槁、夜色荒凉中对生命的不离不弃和对爱情火热、激越的想象。但是这诸多之中，始终有一个张炜存在，恰如张炜所言，“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茫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我想，这就是作者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人在野地与高原、在万千生灵之间存在的意义。

英国诗人彭斯曾作《我心怀念高原》，传唱至今。文学终是要有向上的精神的。就是在面对恶的时候，这种向上的力量仍会引人不致堕落于黑暗与无信中去。这就是张炜向着高原不倦行旅的意义。Endless Wanderings，是与生命同长的精神追索的无尽之旅。深爱文学的人，都在这无尽的攀越里。

屈原式的彻痛

□施战军



“词条”，在半文半白的语言里面，常常会有显得淘气自得的语调出现，是用一种正经的方式对一种“假正经”进行解构。汉赋的言语气势下，古文不古文，评书不评书的腔调，拿捏自如，足可见作者的传统文字功力和现代叙述灵性。这样的素质在当今中国作家中确实非常少见。书中不乏令人凛然的深刻，比如一个老人说，人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得已才夸大了我们的危险。我觉得这样的警句完全可以留在文学词典里。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一个博物学家对人际与世界的多方位探究，就这样变着魔术，而且手势并不夸张。

从这部体量浩大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它既有托尔斯泰式的宽容、执信的东西，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究和内省；既有罗曼·罗兰式的激荡，又有雨果式的痛惜，还有鲁迅式的冷峻。

于是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你在高原》煌煌十部，单部不单薄，合集不合流。一个作家的精神宇宙由此展开，心事浩茫的混响由此发出，有的是凝思下的雄辩、战栗后的警策、离难中的慈悲、渊博后的深刻……他在和繁复的心灵对话，也是在跟致使遗忘和漠然的种种力量较劲，以多种叙述方式穿透那些常人所认为的不可能，让深藏的可能生长壮大，呈现历历在目之状，激活耿耿于怀之心。

《你在高原》这样的长篇巨著，是一个雅正的文学典范。它是可以往深里看但又可以往宽处解的创作。而且每一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内在一贯的精神，产生一种较劲式的叙事动力，但是较劲到最后总有趋于仁恕的倾向，较劲可能带有西方经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对抗色彩，但是仁恕这一条，我觉得它是以中国古典人文文化作底的。

作家展现出一种博物志式的写作视域，不仅对动物、植物、人、对、对历史——对历史中各种类型的人，都收藏并养育在原野般的心海里。因此表面上是技法变换的叙述，其实都是博物志那种手记一样的自然记述，在这样的理解下，写作和阅读都不再是挨累受苦的事了。

以《海客谈瀛洲》为例，有人评价是迷宫式的结构等等，在小说修辞学的意义上看是有依据的。在这个小说里面，修辞所带来的思想表达显然更为醒目。尤其突出历史性的修辞和当代性表达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历史性的比如“东巡”，是一个非常远的历史追忆；像“自传”，又是近的历史或者说拟历史修辞。两者之间有互换关系，“自传”是一个过渡性的修辞，指向对当代人的精神层面的辨析。这部书的章节设置很有意思，“东巡”、“得一词一条”和“自传”经常是连在一起，如果是一般作家创作，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似甚至混淆，但是作者把它们的叙事职能定位得十分清晰。对

《你在高原》评论专辑

张炜的多卷本长河小说《你在高原》问世，在作家出版社的精装本布质封面上，印有凹版“Endless Wanderings”的字样，直译是“无边的漫游”，也是《你在高原》第十部的书名；意译是“你在高原”，恰是整部书主人公的精神意象之体现。但我深读之后，却愿用“无尽的长旅”为总题，Endless Wanderings，在我心中，那是一场与人生同长的灵魂寻真与美的无尽之旅。

掩卷深思，我想起了1992年初秋张炜在八里洼写下的那部长文《融入野地》，他在文中询问：“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很久以来，一层层纸页将这个本来浅显的问题给覆盖了。当然，我不会否认渗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世里都有这样的哀叹——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它的标志不仅是学历和行当上的造就，因为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灵魂的性质。真正的‘知’，应该达于‘灵’。”我以为，这部《你在高原》毕20年之功以450万字的答卷回答了18年前的那个询问。

当然，450万字只是一个长度，只是证明了作者的认真与诚恳，而教我深为感念的是它以这样一个壮观的体量承载了一个更为强壮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学向上的精神，是文字中人物指示的走上人类精神的高原的精神。“高原”在这部书中，绝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虽然主人公恰是一个与山脉矿石打交道的地质学者，这部书中也无数次地写到地理、矿脉、野兽、植物、自然，但是于此之上，它另有一个高处，在精神领域这是不可流失、不可夺走的高原，这是人类精神向更高更天空探索的高原，这是身处平原的人向往和信仰的更壮美更辽阔的空间。我想我们的文学存在的理由，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空间，使生活中人与这一精神的天地加以接通，完成交流，达到升华。这里，高原、平原、泥沼三个概念，类聚于三种不同地理的人群，在这部长卷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但是张炜的展现仍是向度的，他在紧握文学中的批判精神的同时，又接通了文学创生终极理想的信念，这是一种站在时代深处呼唤精神高原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平原、泥沼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但是因有高原在，我们的精神才不致坠入虚空与黑暗。所以，放弃了对“高原”的追求，那就意味着放弃了文学的基本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张炜的《你在高原》继承了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伟大文学传统，什么是19世纪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以为是它的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对人类的

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家们去做。张炜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转变到今天的精神之旅，我以为意味着对他作家存在意义的极端认识，可以说他是彻底放弃了求真的负担，在求善的圣途上决绝地走到底。因此他注定了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比如有人质疑张炜所坚守的是陈旧的精神，是对抗现代性的，认为张炜是为衰败的农村文明唱挽歌。也许挑出张炜小说中的具体细节来追究，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但从整体来看，这样的结论又似是而非，因为我们也可以挑出另一些具体细节来证明与这个结论相反的观点。重要的是张炜坚守的道德立场和精神信仰，他把这一切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构成了他的小说丰沛的文学性。他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里，执著地秉持着一盏灯，给人们一线道德的亮光，提醒人们不要轻易放弃精神的追求。我以为，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最大意义。

从整体上说，张炜对现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不是一个恋旧的悲观主义者，更不是一个被新时代抛弃的遗老遗少。因此才有他这样一种处理现实与理想的方式。现实显然不是他理想中的现实，于是他把他的理想安妥在西部高原。但他并不舍弃现实中的平原，他始终在平原中游走、战斗，也许是屡战屡败，但他同时又是屡败屡战，而且从来都是斗志昂扬。为什么能够屡败屡战，能够斗志昂扬，因为有一个西部高原的理想在支撑着他的精神。所以他在《你在高原》的最后一卷中说：“然而我还是难以停止东部的游走”，我相信，即使《你在高原》的这次精神之旅已经结束，张炜还会继续游走下去的，也许一直要走到他心中的理想在平原上实现，当他想象着达到这一理想之境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一片田野，五谷为之着色！”这多像是一声虔诚的祈祷，这祝福显然不是给予物质的，而是给予我们的精神。

什么？那种劳动跟监狱是一样的，那种残酷、残忍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整个“文革”期间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去残害人、伤害人，这一段写得触目惊心。作品的另一段又写到施工队包工头为了控制大家挣更多的钱，用各种方式残害手下的农民工。整个作品的这两段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事情，但是它有相似的地方，看完之后感觉我们这个社会时代是变了，但是某些时段、某些地方没有变，又在重复上演着相似的故事，所以这是很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社会的批判。

比如说写“文革”这个时期，其实还有很多关于人性的反思，比如说曲浣恋爱的故事，最后还有别的故事，你会看到“文革”期间整个政治斗争背后交织的情感，或者说因公含私的成分，可见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这个方面表现得很好，对于人性还有很多反思。

所以，这部作品无论是写过去还是当下，都有很多思考在里面，作品从故事里看好像并不是很连贯，但是作品又达到另外一个效果，为回溯历史、反思历史都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这部作品看一遍都未必理得很清楚，《曙光与暮色》我看了两遍，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你经常读而且耐得起读的一部作品。